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八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淳化閣帖第九卷

良常王給事評閣帖第九卷云王元美謂大令散朗多姿已逗李北海米元章趙文敏消息可謂善鑒此說當矣良常又云右軍書雖鳳翥龍翔實則左規右矩所以無妙不臻大令則離而二之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所以右軍風流漸以漸薄子昂得其專謹元章得其縱逸皆於大令各得一體然皆能絕詣其極所以能名一時傳後世此卷大令諸行帖風格清勁已拔子昂之隴後卷諸行艸則元章底本盡露矣愚按良常

此條以其在閣帖第九卷者目爲專謹謂子昂出於此又以其第十卷者目爲縱逸謂米所從出此皆臆說不足信也此特誤執淳化第九十兩卷之摹刻本而妄爲臆說者也張懷瓘書斷曰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其父云古之章艸未能宏越頓異真體今窮僞略之理極艸縱之致不若蘂行之間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子敬才高識遠行艸之外更開一門夫行書非草非真離方遁圓在乎季孟子敬之法非草非行處其中間無藉因循寧拘制則挺然秀出務於簡易臨事制宜從意適便者也觀懷瓘此言則知寶尚輦所謂幼子子敬創草破正者蓋謂其破真書以爲行草非必以真自爲真以草

自爲草矣深味竇張二家所述則是子敬於真行草正以妙悟能合而一之豈得反謂子敬離而二之乎且良常王氏所謂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此始見淳化閣帖近日行世之肅府本第九卷筆勢似過細瘦不能雄厚故目以爲專謹也第十卷多放筆大草故以爲縱逸也不知淳化閣肅府刻本其第九卷乃別自一本所摹此前人所屢言豈良常未之知乎其淳化原本第九卷之字皆較肅本雄厚也今姑勿論淳化原本及大觀本皆不似此之細瘦也卽以今所見南宋坊賈重翻之本其第九卷不及原本之雄厚矣是南宋坊間所流傳之本亦與肅藩所從出之第九卷相去不遠而

以之對校肅本尙覺肅府過於細瘦則豈得執日前所見之肅本第九卷而概論淳化原本乎而概論大令乎乃竟執此爲斷以畫分子敬之於此事離而二之是則誠子敬知有後世淳化閣肅藩本爲此瘦細之刻而先自歧於二轍者蓋良常王氏議論多自八比時藝中來猶之所評漢隸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予見伊墨卿太守處第九第十兩卷其九卷反較十卷稍厚此特一時翻摹者所爲不足以核定大令之書而卻足以正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卽此二卷前後肥瘦不能辨析而大令之書遂致不明白於世大令之書不能明白而上下千年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所係者豈止一家之立說

叩槃捫籥所當剖說也哉

跋代州馮氏所藏淳化閣帖

代州馮氏家藏閣帖殘本七冊後有台州市房務抵當庫記之印按曾鳳墅云閣本前後諸帖及長沙清江武岡武陵諸本外若章貢衡陽曲江八桂三山諸處亦各有帖蓋南宋諸州郡市場所摹石本本本流落人間者不可勝紀此本其一也是從淳化祖本摹出者故當高視後來肅晉潘顧諸本耳第十卷有王弼州李天生傳青主跋天生跋在康熙十五年丙辰青主跋則在二十二年癸亥而青主跋於天生語絕不照應何也想未能深服弼州書耶然弼州跋引烏鎮三山殿司皆棗木之

語頗爲平允鑒者詳之

跋肅府閣帖初搨本

陳子文所記蘭州帖云今移置州學有張鶴鳴王鐸憲王父子四跋而此本無王鐸跋王跋在崇禎十一年而帖之勒成在天啟元年世子識鈐跋謂先後七年者始於萬歷四十三年乙卯八月而成於天啟元年辛酉六月陳子文乃謂卒業於萬歷辛酉不知萬歷未嘗有辛酉也今石尾有順治甲午張正言正心承廣陵陳曼僊濩澤毛香林二師教補摹上石而此帖尾無之王文簡池北偶談載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事在順治十一年石之缺又在前列此搨本爲天崇間初搨無疑也當時

用富平石太史紙程君房墨搨工私購者其直五十千則以今日摹刻疊出迴視此搨竟當作淳化祖帖觀矣

跋宋搨大觀帖

右宋拓大觀帖第一至第四凡四卷明新安汪無擇象先所舊藏每冊首有藏經紙周公瑕題籤卷內有王鳳洲麟洲周公瑕王百穀汪仲嘉王萱徐桂郭第諸跋象先爲汪侍郎伯玉之子仲嘉其叔也王萱字季孺慈谿人官編修徐桂字茂吳長洲人居餘杭官袁州推官有大滌山人詩集郭第字次甫丹徒人隱於焦山嘗有江月不可留山雲坐相失之句著稱於時此數人者皆在嘉隆之時而所評大觀帖並以肥稱則可見爾時之所

見大觀帖非若今日行世單弱之僞本矣又諸跋皆以大觀全本爲難得則又可見爾日尙知尋求大觀真石本不若今日僞刻動輒盈函者比矣蓋是帖之僞自明朝人翻刻以後乃漸多贗本蔓延一世其前固無之也國朝徐壇長劄記云華亭王司農儼齋太清樓帖云以百金購之孫北海者在宜興儲汜雲所藏本之下又從劉行人恩沛轉假得大清樓前四本有鳳洲麟洲公瑕百穀諸跋簽藏經紙周公瑕題神采生動與宜興本對此本題名目字皆似宋人字而宜興古拙此卽華亭本也又曰從來見大觀帖無出宜興本上者王鐵山藏第五卷一本又勝宜興本台之王華亭藏本劉雪舟借本

數種乃知名帖無不翻刻前輩云太清樓無翻本豈其然乎今見此帖每冊皆有徐用錫印卽所云假諸劉雪舟者也愚按壇長此言謂王鐵山本第一宜與次之華亭與是本又次之就壇長一人先後所見而已有拓手紙墨厚薄淳漓之不同壇長精於鑒帖据此言則此四冊者是宋時初翻本矣乃愚驗此拓本博攷諸家之論而知此四冊實是真石壇長猶未爲精鑒也曾宏父石刻鋪敘云靖康之亂新舊二刻莫知存亡又云今閣本前後帖淪隔敵境不可復得並不言有重刻本也宏父此書成於淳祐戊申在南宋之末造而不言新舊二帖之有重刻然曾宏父亦併不言及大觀帖有權場本曹

士寃云開禧已後榷場北來者已磨去亮字矣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自紹興通和後始置榷場升盱眙縣爲軍凡榷場之法商人皆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泗洲榷場博易俟得百物還復易其半以往大拘之以竢北賈之來而金亦置蔡泗唐鄧諸場皆以盱眙爲準其間又屢罷屢復蓋宋與金雖通使而兩國之界禁尙嚴榷場之官爲禁令以拘制之自南渡後至開禧間已七八十年而榷場尙無此帖也開禧已後則二國之勢皆已垂弱度其邊市禁令未必能如曩日之嚴阻於是百貨雜陳而此帖漸通耳曾宏父以垂髫之年家居旣久尙未必知有榷場本也由是

言之則權場之本在南宋時亦未必能多有也王翦林以東庫絳本誤認爲太清樓本遂云亮字不全本但磨去亮字右曲腳以避金主亮之諱非全磨去亮字也此論不但未見大觀真本抑且似未覩曹士冕之書者今驗此大觀帖第三卷庾亮帖則帖首帖尾二亮字皆全磨去信乎曹士冕之言可憑矣然今諦審之亮字雖磨去而其頂及腳微微尙露畫痕蓋磨石未淨也卽此一條其爲當日真石又無可疑者考海陵之立在紹興十九年己巳其卒在三十二年辛巳其時去靖康之亂纔三十餘年去大觀刻石之歲纔五十年石刻猶新必無翻摹之事假使卽有翻摹之坊賈試問其爲北賈乎南

賈乎如北賈也則必別刻一石中間直無此亮字矣曷
爲而有磨石未淨之痕也如南賈也則宋朝並不諱亮
字曷爲而避亮字也只此二語則是本之爲大觀眞石
灼然無疑者矣予藏有大觀第六卷殘本紙質墨色拓
手皆在此四冊之上然亦權場本之先揭而善者爾非
與此有二石也卽以予藏第六卷與此四卷對之則其
前後題目年月字此本皆遜予藏之古樸蓋亦以揭在
後而紙墨不細使然耳觀此益知王澐翁跋謂當時尙
方過江權場工墨有精粗遂成二物此帖實未嘗再勒
也此語當爲定論觀者更不必執壇長所見以疑之耳
諦觀大觀眞本每至石邊破處更可愛就汪象先四本
內第一第二兩卷其石邊破處攷計之大約石長者以

今尺度之皆三尺二寸五分
許以此爲率當不甚遠矣

跋大觀帖

大觀帖第一卷末有鵲不佳帖第二卷末有裏鮓帖者
皆寶賢堂帖所增非大觀原本所有也今之大觀帖有
此者皆是從寶賢重摹耳按宣和書譜有裏鮓而無鵲
不佳鵲不佳帖米元章始得之先是濮中李少師家物
爲米老之父奕勝所獲乃爲米氏物詳見王弇州續藁
其不得刻於大觀時明矣

跋大觀帖二首

臨川李春湖宗丞購得大觀帖二四五之三卷其二卷
之首有貞元伯雅二印卽王弇州刻於朱忠僖家者三

卷 皆淡拓本第二卷從崔子玉書起第四卷從虞世
南書大運帖之第二行起此永興楷是集廟堂碑書也
然此大觀真本則是王彥超未經重刻以前之本王彥
超本重刻於建隆末年距淳化二十年耳此則是唐五
代間有人集此碑字書於油素者故淳化取以入石其
方折處尙有足正陝刻處王翊林未見唐石原本又未
見大觀真本第知有陝刻廟堂碑及重刻淳化本遽以
議之甚矣言之不可不慎爾

大觀原石石之前靠邊下側有細楷書臣某某蓋當時
刻工姓名卽於每石之邊側記之以予所見如第二卷
第三石是宣示帖之第六行度其二字右外臣張長吉

臣張仲文八字春湖所購王弼州之三卷及余所藏第六卷石邊皆有刻工姓名而其每石邊多磨損處尙有不能盡辨者卽以此等宋拓之本若非諦審亦無由見耳

跋寶賢堂帖

是帖明晉世子奇源所刻凡十二卷孝宗時嘗以搨本進御奇源晉莊王子以天順三年封晉世子宏治十四年薨追諡靖王孫月峰云聞諸楚中友人云是摹絳帖後見絳帖殊不同又云此帖行款高與太清樓帖相似疑卽摹太清樓者今觀帖後傳青主跋以單炳文曹士冕所舉絳帖真本數條相證皆合乃知月峰見新絳本

而反疑此不知此內正多以絳帖舊本入石帖首孝宗
墨勅云承以高叔祖晉定王絳帖石刻年久損壞乃命
世子搜揀舊藏以古今名書摹集成帙據此其爲摹自
絳本無疑由此以推則凡淳化大觀諸帖所有而此微
異者皆絳本矣況絳帖原比淳化高二字則月峰以爲
皆從太清樓摹者亦非也絳本今既不傳於世猶得借
寶賢刻本以髣髴真絳之一二若合淳化大觀諸本細
按其與諸帖異者猶當一一論其偏旁體勢以續補劉
次莊顧從義之書而月峰退谷虛舟諸先生帖考皆未
之致審也每卷後有宏治二年九月一日字起子訖亥
而退谷虛舟以爲十卷亦誤矣原帖既有闕泐至

國朝康熙十九年陽曲令浦江戴夢熊屬晉水段緯摹補凡五十三石傳青主生於明神宗三十四年丙午故此跋云七十五歲老人也而傳所引單炳文考中云夢字下夕字微仰曲下夕當作上夕此傳所引誤也石在晉陽書院予同年友餘姚盧學士主其講席以拓本見貽爲撫其概而書之

跋陳伯恭所收張樸園藏大觀帖

戊子冬予在粵東見大觀帖十冊紙墨俱舊而疑其畫細未敢定也後十年於伯恭翰林齋見所收十冊有漢陽張樸園前輩題字者與前所見者同以爲舊人用墨濃重致然爾今日覆審乃知是明晉藩寶賢堂帖初揭

本其每卷每頁子一丑二等字痕皆用枝山陰文印蓋之蓋大觀絳帖皆每行高於淳化二字明宏治二年晉世子奇源以絳帖年久損壞乃合大觀絳帖寶晉諸本彙擇摹勒爲此本故其行式與大觀同而增入顏魯公及唐宋諸賢帖爲十二卷至

國朝康熙十九年陽曲令浦江戴夢熊補其缺壞者凡重摹五十三石石今在太原晉陽書院而舊拓本未經戴補者亦已難得矣其有舊搨本間存者又被坊賈刪去餘帖存其十卷目爲大觀是以猝難辨也不特無以見大觀之真且恐作僞者踵相效則寶賢舊搨皆不得自伸其光氣是可慨也伯恭祕校聞吾斯言亟欲改裝

易其題目而原裝完好不可褫補遂屬予跋其槧於後
且以見祕校之虛懷庶以存古人之真耳

跋澄清堂殘帖

澄清堂帖殘本一冊據其標題是甲丙丁三卷而後卷
內有戊五字則是合第五卷在內董文敏云余得五卷
皆大王書信已然董云宋人以爲賀鑑手摹南宋李氏
所刻香光此所引宋人語不著其出何書至孫退谷庚
子銷夏記乃云出自黃長睿何義門云長睿東觀集所
有者獨餘論二卷耳何嘗有此語乃妄託以欺人耶王
伯穀爲邢子愿題此帖殘本云澄清堂帖不知刻於何
地亦不知幾卷此真名士解人語也王損庵鬱岡齋筆

塵云東觀餘論謂世傳十七帖別本蓋南唐後主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置澄心堂者元宰誤以十七帖爲此帖又誤以澄心堂爲澄清堂也王虛舟云顧研山廷尉以爲是南唐官拓品列昇元上孫北海亦云賀季真手摹誤處皆同元宰也然或謂退谷藏本卽香光所見之本則亦不然香光所見五卷今摹於戲鴻堂卷後者其帖之多寡出入與此退谷藏本多所指拄卽其同者波磔明暗麗細之痕亦迥不同蓋二公所見皆宋搨本而紙質墨色與帖之多少次第異耳今就退谷藏本驗之卷前第一行題曰澄清堂帖卷一次行題曰王右軍下注云甲一又次一行題曰王右軍帖卷一據此標題

文法字法頗與南宋坊賈刻書體勢相埒又以宋拓大觀帖汝帖相校不惟遠遜大觀且有較今所行肅府本尙不及者然其體原則別有所出非從淳化大觀諸帖摹出者蓋南宋末年淳化大觀真本已亡坊間書賈取官私雜帖內右軍有名之蹟彙次上石排輯卷數貌爲古刻耳是澄清堂者直南宋賣書鋪坊之名非南唐所刻明矣是冊有退谷手題字五段其四皆戊戌書其一已亥書皆在庚子所記之前至謂二王十七帖皆在下風其信然耶帖內紅字亦皆退谷筆前又有楊已軍題字并書籤乾隆庚子二月書佑陶生持其冊來索直三百金欲暫留數日不可得與歸安丁小正賞歎久之而

後三年於新安曹侍郎齋中見之借歸細翫而跋其
槩如此癸卯十一月三日也

跋英光堂殘帖

英光堂帖不知凡幾卷宋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岳珂倦
翁以其家藏諸帖勒石者也倦翁鄂國忠武王之孫所
著寶真齋法書贊與此帖偶有詳略不同者若每條下
寶晉米公某帖此石本皆作寶晉手書某帖諸如此類
既不深關考核則亦無煩辨別矣其有見於法書贊而
石本闕者亦有見於寶晉英光集而石本闕者則此舊
拓偶以殘軼見傳尤爲足幸也寶晉英光集有紹定壬
辰上巳日倦翁序蓋倦翁當南渡之末訪究米老出處

遺迹可謂博且勤矣

跋英光帖

英光堂帖殘拓本凡五冊內雜詩帖

仲若呼

道林詩帖

步驟不

姑敦詩帖

下與

萬籟詩帖

北觀前

詩帖

無涯

甘

露詩帖

欲雨氣

研山詩帖

山研雲

賞心詩帖

晴新

山

四

四

大字詩帖

心昔夢

鑑遠前詩帖

夜登

鑑遠後詩帖

溫

溫

溫

溫

溫

溫

塞依

獄空行帖

槐竹詩帖

催租帖

以上

凡十七帖

皆見

藏寶真齋法書贊中

其十二丈帖

浯溪帖

表民帖

塗山

帖

評書帖

墨莊帖

浣溪紗帖

凡七帖

法書贊

所無

皆存

以俟

考然此

七帖

皆無

跋贊也

催租

墨莊

二帖

石本

皆有

巨宏

跋其

跋催

租

無

跋

無

跋

贊

也

催

租

墨

莊

二

帖

石

本

皆

有

巨

宏

跋

其

跋

催

租

無

跋

跋

帖云南宮宰雍邱時所作而倦翁跋則云意當在公爲
漣水雍邱時据此則巨宏之跋倦翁蓋未嘗見也攷元
章宰雍邱在元祐七年壬申其宰漣水則在紹聖四年
丁丑倦翁果見此跋豈尙有疑而舉兩地言之者是僅
租一帖非倦翁所刻之帖明矣又墨莊帖後有巨宏跋
則云墨莊家山二詩使相吳居父出鎮時刻賓郡齋今
與荆榛瓦礫侶僅得墨本於廬山好古君子用入寶晉
法帖以永其傳攷吳居父以鎮安節度使留守建康在
寧宗慶元間此所謂刻賓郡齋卽建康也倦翁刻英光
帖在紹定間上距慶元甫三十年豈有吳居父所刻之
石已委榛莽之理且此二跋筆勢刻工如出一手其前

標題米南宮辭翰五字亦與英光帖諸卷體例不合則
墨莊帖亦非倦翁所刻矣活溪一帖今尙存活溪石壁
子有其拓本今見此拓確是從石壁之本摹勒者則亦
非倦翁所刻此外惟與呂表民一帖頗佳其後有溫草
叔皮跋亦無倦翁跋贊今宜專以寶真齋法書贊所有
倦翁跋贊相合者爲信耳

跋英光帖

今所見米公大字未有過於鑑遠後帖者雖僅二十字
而晉人之精意具矣書家之能事畢矣後人多喜哀輯
米帖乃未有見此者秋史又藏羣玉堂米帖說晉武帝
書一帖亦精妙儻得伐片石摹此二帖以傳之吾當爲

執役鉤勒焉

跋英光帖

此刻米書曹子建應詔詩後跋云醉中中天眞以法書贊原本驗之是醉中之天眞蓋原本艸小藁中之此上石時誤作中中由此以推則此帖前後題字非出倦翁自書乃胥史輩代書上石耳以岳倦翁鑒析精審尙有此失後之刻帖者能勿鑒諸

跋王孟津琅華館帖

王覺斯琅華館帖臨興福寺碑題曰薦福寺碑此沿俗說之誤也按唐薦福寺碑歐陽率更書冷齋夜語范文正守饒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飽時歐陽書

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打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碎其碑是碑在江西饒州也後人因有一夕雷轟薦福碑之句而唐沙門大雅所集右軍書興福寺碑亦剩半截者俗呼爲半截碑聽者不察遂以饒州歐書斷碑當之訛誤甚矣孟津乃亦沿其誤何也然此碑惟大將軍矣下云公諱文或誤認矣字讀爲吳公諱文甚至稱爲吳公碑則孟津此臨本卻是矣字此尙足以正俗誤耳

跋孫退谷知止閣帖

桑氏蘭亭攷云泗水南山杜氏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本蘭亭有鋒勢筆活世謂之三尺蘭亭又米友仁跋云

此本轉摺精彩殆王承規摹也又有米友知跋又俞氏續考載鄭雙槐本是王承規所摹云雙槐先祖政和間爲博士日得本於定守之故家皆不言三米本領字从山也且假若有領字从山之本亦必山頭合下半成章如懷仁聖教北海靈巖皆可證也何至下半與山頭了不相屬其添入山頭鈍拙乃爾以此論之則退谷知止閣帖自跋稱米老曾刻之世稱三米蘭亭者其僞作歟

跋絳帖

絳帖前後各十卷聯系之則二十卷孫退谷間者軒帖考引曹陶齋法帖譜系誤以二十爲十二遂致作僞者有絳帖十二卷之刻不特非真絳帖抑且非重刻之帖

矣若近日良常王給事所引絳帖者皆是物也惟孫退谷所見真本是涿州馮文敏於明內府所藏數部殘帙中摘取成之其中有元初方一軒印及三城王印者不皆真本也就今所見第九第十卽絳州原刻之第十九第二十者此則確是真物內張旭千文四十三字及懷素大艸行間皆有剪痕與曾幼卿所說摺襍剪痕悉合明晉藩寶賢帖有張旭草書數行及涿州馮氏快雪帖所摹顏書蔡明遠諸帖又王廙高閑懷素李達中書皆從此出也晉藩所刻張旭千文尙少其後十餘字蓋所見止於此信乎真絳帖之罕邁矣

記僞絳帖

近今所行僞絳帖十二卷每卷末題云淳化五年歲在甲午春王正月潘師旦奉聖旨摹勒上石按孫退谷間者軒帖考稱絳帖潘思旦尙哲宗女又名潘駙馬帖而歐陽文忠集古錄云尙書郎潘思旦以官法帖私自摹刻於家致歐陽文忠卒於神宗熙寧五年壬子尙在哲宗未立前十四年何由而稱尙哲宗女之潘駙馬乎且歐陽集古旣言私自摹刻於家則與此題奉旨摹勒之語亦不合蓋當南宋時曾幼卿姜白石皆得自傳聞其時真絳帖已不可見是以曹明仲所見十二卷者已非今日之十二卷而王簞林所稱絳刻者亦就今所行之本言之耳此本中如首卷泰山秦碑則宋人甲秀堂帖

卽劉跋所譜也第二卷之州輔碑殘字魏崔浩書第九
卷之樊退溫子昇書則本於汝帖崔張帖內邕穆云云
汝帖原標沈法會書此乃舉崔而遺沈也樊退是樊遜
之誤遜字孝謙詳見北史文苑傳當標題云北齊員外
郎樊遜書此旣誤遜爲退又與溫子昇俱訛爲南齊人
皆摹刻時之失也其第五卷蘭亭大致與定武本合此
與黃庭樂毅出自祕閣續帖明王元美題汪象先所藏
二王帖云此所謂祕閣續帖本但卷首蘭亭是定武損
本想永樂已前好事者合而成冊耳元美此語當是此
帖定評蓋是明時鬻帖者綴輯宋時諸帖重摹而成別
裝首尾以名之耳

跋墨池堂帖

明吳門章仲玉墨池堂帖此其翻刻本也然以原石本細對之中間實有較原石重加整頓者如王徽之新月帖及化度寺碑中間一二泐處蓋又取原鉤之油素審定爲之非但以墨池原石翻刻也蕪湖學記後小楷一跋及趙文敏行書洛神賦則此本有而原石皆無之此猶之文氏停雲帖翻刻本亦有重加整比處耳不足疑也至其中沿舊刻可取者若樂毅論不全本實出於越州石氏本今日遙想高紳家原石尙得假此以略存其意勝文氏停雲之樂毅論不全本遠矣此墨池堂帖全部之精華也其沿舊刻謬者則洛神十三行擢輕軀擢

謬爲攢申禮防誤爲方刻帖至此荒唐極矣

跋鐘鼎款識殘拓本

薛氏鐘鼎款識第十八卷殘拓本谷口銅甬以下凡十段谷口銅甬篆已失去矣好時鼎一跋詳引漢郊祀志秦漢祠五時事然以愚詳之此鼎所謂好時者特右扶風之邑名耳其銘云長樂飢宮創卽朝字从飢从食𠂔聲設飪也設飪卽是鼎器之義奚必援五時祠乎宮與官亦不同薛氏此帖器銘間有釋一行云長樂載宮載卽飢字初不誤也而其後薛氏跋內乃作飢官以飢誤作飢則非其義矣漢地理志好時有梁山宮此帖第二十卷梁山銅錮銘末有扶字薛氏援此好時鼎銘末有

山字以證之是也乃其梁山銅跋又以為梁雲所貢銅則又非矣又此殘拓內武安侯鈐跋楚思王子愔以元壽元封再封武安侯攷王子侯表思王子愔以建平四年初封武安侯其元壽年乃其失侯之歲薛誤讀史表而訛耳半卷之殘帖已有參差若此者安得見其石本全帙詳為核正庶有益乎

跋汝帖

汝帖之評前人已詳不具贅矣今姑以二事言之其第二卷天祿辟邪邪字今汝帖泐後拓本左半中間誤成冈形以致南陽墓道石刻依之竟成冈字矣此明嘉靖七年戊子南陽郡守楊應奎所摹刻即從汝帖既泐之

本翻出者則汝帖邪字左半將泐之本在明嘉靖以前所拓之一證也第八卷齊樊遜書遜字汝帖泐其右半宋拓尙見系下半其後泐本僅見子之半至其後大泐孫字全不可見或訛作退於是世所行僞絳帖星鳳樓諸帖皆作南齊樊退南齊固無其人也此是北齊樊孝謙書乾明元年孔廟碑內數字此碑極古雅今泐損不可讀矣予有舊拓本始得證明之若將來此碑漸無知者學者誤執僞絳諸刻莫能詳攷竟成藝林一大憾事足見今所行僞絳等帖皆是從汝帖泐後之本翻出其貽誤一至於此安得而不著之

跋淳熙脩內司帖

淳熙脩內司帖十卷淳化閣法帖宋時翻刻非一此則其翻自官刊者也每卷末楷書三行書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脩內司恭奉聖旨摹勒上石曾宏父石刻鋪敘曹士冕法帖譜系並同而近時查初白詩乃執所見僞本作九月以執正之不思此乃淳熙祕閣之前帖其淳熙祕閣續帖刻於三月豈有前帖轉在九月者此必僞作者妄寫年月而初白弗考耳初白又援汪達語謂詳見輟耕錄不知輟耕錄汪達語是通論淳化閣帖非專論脩內司帖也而陶宗儀以脩內司帖與烏鎮張氏福清李氏諸本並論則此帖雖官刊之翻本而實非淳化原刻之比明矣又近日王簃林閣帖考正於

唐太宗書八柱承天帖川嶽下靈之字援脩內司帖有
下一波畫不知脩內司帖是翻刻之本非考定之本其
於淳化原刻未嘗有所增損竊林所見脩內司者亦非
其真也此十卷是邵僧彌藏本有無錫華雲跋長洲文
從簡跋有賈似道長字印王芝子慶印紙墨亦出宋拓
無可疑者然此本實與明肅藩所刻相同惟第九卷出
入較多則以肅刻第九卷之別是一本耳詳校此十卷
然後知淳化閣原本黃長睿以爲疎拙者實亦非大觀
之重加訂正者比矣而此內亦間或有一二處足與大
觀真本相資核證者蓋其所自出之本卽是肅刻所自
出之本而此刻豐腴古厚十倍勝之則南宋刻工與明

朝刻工懸絕可知也且又因以見蕭刻本之可信然而
蕭刻雖遠遜此抑又尙有一二筆勝此者善鑒者其可
忽諸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侯官李彥章校刊

跋唐臨晉帖三首

唐臨右軍三帖其前司州帖失去今存瞻近漢時二帖
張米庵据柯敬仲跋定爲楊漢公臨漢公字用又唐宣
宗時荆南節度使工部尙書米老稱其書有鍾法者也
瞻近帖前闕六行漢時帖前闕二行趙文敏補書紙尾
云右唐人所摹帖不完因爲補之子昂二帖皆釋文一
行與原草一行相間此帖唐臨筆意深入晉室行筆沉
勁墨彩透紙非趙所能及然趙書卻又有能追想右軍
神致者今以唐臨相形而出始知境地質幹與功力交

相爲用使我後學憬然遠悟淵乎妙哉吾觀趙書必驗其印此趙氏子昂朱文銅印其上邊不甚平正。子字篆圈之頂其銅邊偏右偏左皆有微凹入內之痕方是真印以此鑒趙蹟萬無一失今此印。子字篆圈上頂邊之偏右微凹而其偏左則尙平正未凹者銅質用久則漸凹此則當其在前數年之蹟也歷驗趙蹟如至大戊申率更帖跋其印。子字篆圈之頂邊已左右皆微凹則此蹟又當在前至大戊申子昂年五十五則此是其少壯時作以子昂少壯之年補唐臨未完之帖而神理具足如此後人豈可輕視耶

然又有不得不明著者凡臨書與其原蹟稍移行次則

章法迥別草書尤甚此帖唐臨已移易原本行次矣趙補自不得不依唐臨行次也惟是瞻近帖之第三行喜字口下原本一小橫稍覺加長而初非另一筆也此喜字唐臨所闕不知如何下筆趙補乃誤作喜下加一橫於遲字之上此處旣多占一字之地以致此行之末竟作耳字另作押縫另書又漢時帖第二行末帝字亦失作艸之勢試以下一行唐臨五帝字對看則神理天淵矣吾想趙補臨時似亦微有與唐人爭勝之意今亦正欲借趙補以遠想右軍微妙而其中尙有一二未及檢者臨書豈易易哉

或謂張米庵書畫舫下令之書畫攷皆載此唐臨之蹟

而所載諸跋不無字句小異者未知孰爲真也愚則謂
卞令之近今所著之書或僅據前人所著而錄之未必
果見真蹟也若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著錄於明萬歷間
卽其於此跋後署乙未歲乙未是萬歷二十三年此已
在吳匏庵卒後九十年而吳匏庵此跋明著二帖則張
卞所錄云三帖者其僞不辨自明矣

跋東坡書金剛經

右東坡書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卷尾題云元豐三年四
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
副使蘇軾爲亡考都官遠忌親寫此經云云按張安道
文安先生墓表歐陽公蘇明允墓志皆云卒於治平三

年四月戊申亥治平三年四月甲申朔戊申正是二十
五日而東坡圓通禪院詩題云四月二十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也乃手寫寶積獻蓋頌佛一偈恐此題
有誤二十下應脫四字耳治平丙午午下至元豐庚申十
有四年矣故曰遠忌也乾隆甲辰仲春下斡五日寫經
訖記

跋天際烏雲帖三首

坡書天際烏雲帖涿州馮氏快雪堂曾入石近日曲阜
孔氏及徽州程氏又皆入石實皆一摹本也董文敏嘗
見摹本者蓋卽此耳今畢秋帆以千金買自徽州吳杜
邨客或詫爲奇蹟程音田周載軒皆親見之云其紙色

墨色前後皆一律而予齋真本蘇蹟紙質古厚數經擦損如舊楮幣昔人著錄所稱粉箋者不可辨矣虞柯張倪馬張六人題識自爲一色之舊紙最後則明末董文敏項墨林二題之紙又較新矣卽以此前後宋元明紙質有古今後先之別則知此真而彼僞無可疑者矣又有確證者凡臨書其每行之高下長短必不能準依原式此臨書必至之勢也蘇蹟第十四行愁何日盡一分真態更九字一行因行筆稍縱視前一行之腳微長下一柔許而彼一本此行視前行下長出至三分有餘之甚柯詩第五行則縮短五分柯跋第五行縮短二分第七行縮短四分第八行縮短三分第九行縮短二分此

則又是彼本出於臨寫之確驗也至於筆法則聖凡天淵矣雖彼一本亦有勁逸神肖處而其筆趨於滑利每多直瀉子藏真本則筆筆頓挫處處節制卽如蘇蹟末段人間幾度春幾字中間長趯用虞戈萬鈞之力此通帖中第一見神力處而前一筆向內迴鉤之勁折與末一點飛空之停頓怡與相稱此最是晉唐以來相傳筆勢正法眼藏也彼摹本則前一筆之迴折既鬆弱末點又誤作迴帶更弱矣中間長戈之弱更何待言卽舉此一字足以定真本摹本之大相懸絕其餘諸字類此者不待縷舉矣且坡書三十六行摹本之弱猶可言也至虞柯諸蹟以下摹本之短淺膚弱則處處俗態矣又有最

易見者凡寫草頭皆先左直次由左橫帶過右橫而後轉下右直此古今作行書之所同也獨此一摹本前後出一手所仿其艸頭乃先作左邊小橫以帶左直然後作右二筆蓋此人生來筆勢如此雖臨仿古蹟不能自改也內惟柯第一詩花字原本帶過之勢極顯此摹本亦隨之除此一處外餘皆盡改原蹟艸頭下筆之法張倪馬諸詩尙含混不甚覺柯詩內諸艸頭處處露痕矣虞跋夢字第字亦其顯然者至坡書第四行夢字廿三行筆字亦露痕迹援筆立成筆字是先作左一小橫自覺其有病遂因而左直極重以蓋覆之合快雪本與程刻本對看更自了然鑒藏勒石諸家皆未知也然此摹

本卻在最前其時柯詩第八首末一行尙未亡

予藏真本此處

殘破一行闕夫之迹破重裝者研光接補無痕

又坡蹟中間旁挂小輩字尙未

擦失末句杭人多惠惠字予藏真本被人墨描增多一

直畫則此摹本尙無之而張伯雨跋在柯後倪前亦宜

据此摹本以訂正之也摹本至馬治跋止諸家著於錄

者皆同此可見摹本在董項之先而後人於摹本卷內

又妄加項氏諸印耳梁蕉林馮涿鹿諸印則皆摹本內

所原有也予齋藏此眞蹟每臘月十九日於蘇齋筍脯

之筵拜祭坡公笠屐像前輒以快雪諸刻並陳几上客

來讚詠無不驚歎予本之眞者聞吳江史明古先已刻

石屢屬吳江友人訪之不知其拓本尙存否予旣無力

伐石精勒而彼摹本自快雪勒石後聲價烜赫致有不
辨魚目竟以彼爲真者如桐鄉馮星實應榴亦來子齋
隨聲贊予本之真而其歸浙後撰蘇詩合注本於後卷
輒疑翁氏所藏未必確真蓋星實未嘗以彼摹本逐字
研審而以予本紙質被人擦汙涉於可疑是皆不妨聽
其歧說者而坡公真本之所以然則安得不核實以表
出之乎

熙宣甲寅坡公往來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之作
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公自注
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此不欲明言所指而託之放鴿
也鴿無雪衣之號故王注必援唐天寶中白鸚鵡事以

明其爲借用且鴿非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該得也
注家蓋未見此墨蹟但以爲借用雪衣鸚鵡而不知其
指此雪衣女也陳述古和云綵笙一曲人何在遼鶴重
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語意更
明可知蘇詩雪衣之非指放鴿矣然則陳太守放鶯妓
事在熙寧六年癸丑春也蘇詩外集長垂玉筍一首題
云過濰州驛見蔡君謨題詩壁上綽約新嬌云云不知
爲誰而作也和一首此又以杭守居閣所題移之濰州
驛壁而此墨蹟卻言又有人不知誰作皆故爲逃離
其詞耳然卽以濰州驛壁考之坡公以熙寧五年壬子
通守杭州是秋陳襄述古來知杭至七年甲寅六月陳

移知應天府是年九月公移知密州其過濰州則熙寧九年冬自密移徐除夕大雪留濰州元日早晴遂行此墨蹟云僕在錢塘則是先生再到杭州以前之語卽蘇子容居杭亦非一日而此云子容過杭述古飲之亦指其初到杭時言之此蹟不著歲月當是熙寧甲寅以後數年間所書若以濰州度歲論之則或卽熙寧十年丁巳春所書歟虞道園詩云乞食衲衣渾未老先生是時年四十二也

此蹟見於趙德麟侯鯖錄周公謹雲眼過眼錄原是卷軸柯博士再閱於王氏環慶堂猶軸也不知自何時改卷爲冊其爲卷軸時已有行間破蝕之痕矣而項墨林

購自松陵史氏時則已是冊子觀其每末頁之前後鈐以項氏印可知也柯敬仲跋未脫失年月名字二行張伯雨詩脫失前五詩尙在此前而其一摹本摹於明宣德年之前此二處尙未脫失也汪砢玉珊瑚網所載已是摹本矣所以後來諸家著錄皆至馬治題止也今予所得真蹟凡元明人題八段虞道園題於元文宗至順二年柯敬仲張伯雨皆順帝至正三年倪雲林明洪武元年馬孝常洪武十四年

馬治字孝常宜興人初爲沙門洪武初知內邱縣終知建

昌陳汝同宣德二年

陳詢字汝同華亭人永樂戊戌進士官翰林侍講學士

董思

白題不知歲月項墨林題在嘉靖三十八年項題云陳

汝同吳原博二跋史氏皆未刻石吳跋固不可問而松

陵史明古此石之刻予託吳江友人叩諸史氏子姓皆無有知之者矣

跋偃松屏贊

坡公偃松屏贊真迹僅餘五十二字絹本前後翦截不可讀不知何人綴集成卷此贊序云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蓋爲護首小屏按先生以紹聖元年甲戌十月到惠州此贊當是乙亥丙子間所作先生年六十時也合計全文墨迹一百六十字今失其三之二又裝褫錯互絹色黢滅而大楷神氣如新尙奕奕逼人也蓋明代以前卽爲人翦綴成卷者計自紹聖後三四百年中更殘失而後綴

拾爲卷又二三十年而歸於吾蘇齋也

跋東坡詩稿二首

東坡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詩草稿紙本高九寸橫
七寸行草書十一行半首二行之下半蝕去數字第二
首無末二句蓋當時脫稿未完之本也前篇不辭青春
二句原在一枝亞之下清秋獨吟二句原在年年謝之
下以筆鉤剔改今本也江雲抱嶺塗二字改有態不惜
青春塗惜字改詞後篇十五年前真一夢句全塗去改
云憶昔還鄉泝巴峽長梳亞長字未塗旁寫高字白髮
紛紛莫吾借塗二字改廬少自憐老境更貪生句全塗
去改云至今歸計負雲山老境句閑如食蔗句字塗去

改安字又塗去改清字食字不塗旁寫啖字幽居口口
已心口句全塗去改云飢寒未至且安居往事已空塗
二字改憂患又其與今本異者次篇落帆樊口作武口
長江衮衮空自流作長江衮衮流不盡又施注原本云
此詩墨迹在臨川黃揆家嘗刻於婆女倅廳但當謝客
對妻子墨迹作閉門謝客對妻子憶昔扁舟泝巴峽集
本作還鄉真蹟作扁舟二處與此蹟皆不合蓋施注所
謂墨迹者別一稿也近秀水汪桐石有題是稿真迹詩
云重函本是子京物又注云稿中塗改甚多然不言所
改之字可與今本相證及末二句之有無則又或別一
本也此本雖無前人收藏印記然其筆法的爲坡公無

疑而所改字句與其原本相對看尤見詩法其云十五年前者此詩作於元豐三年庚申春二月先生年四十五老蘇公之歸葬在治平三年丙午先生以護喪歸蜀過黃州南岸時先生年三十一距此時正十五年故曰憶昔還鄉沂巴峽也若作扁舟則太渾若僅云十五年前又未明白其改定之精密如此今注家罕有知之者矣蔗林侍郎出眎此蹟爲攷其可信者如此丙申九月十四日紫霞碧樹軒卽席書

明日借來予齋細玩其爲蘇真蹟斷然不惑者矣客或謂枉祠石所題之蹟今必尙存旣未對看焉知此蹟之真耶予應之曰若東坡有兩草稿亦未可知若無兩草

稿則彼僞而此真客曰何以知之予曰以桐石之詩知之其題曰定惠院月夜偶出及次韻前篇二詩草稿真蹟而此蹟初無題目古人作詩未有先寫題而後作詩者且此二詩尤不應先寫題前一首題曰月夜偶出而此篇只言月夜直至第二篇末乃說明偶出所以兩篇是一時所作原本必無分爲兩題之理也其次篇之題乃後來補寫或先生所綴或後人所加皆未可知要之脫稿時必未嘗先寫題也若前篇題曰月夜偶出而後篇題曰次韻前篇則後篇乃其自和前韻之作而何以偶出義前篇未白直待後篇始明出之設使當時無次韻之作則前篇爲神理不完矣曾謂東坡詩而有此脫

節者乎或在後來先生重書之則分爲兩題自無不可
若其初脫稿時卽先立前後二題則是今人爲時文者
之所爲矣是豈非見先生集本之題而寫入者乎故曰
彼僞而此真也且以愚度之此二詩之點明偶出全在
次篇末二句而當其月夜徘徊信手書稿至次篇之第
九韻乃稍稍停歇迨末句旣成則遂不復登錄是乃當
日真情景也正惟此蹟無末二句乃有此情景可尋而
後此二詩之骨節通貫不特足以證是本之真而已暇
日當錄入施注補正中九月十八日書於寶蘇堂

跋蘇書別功甫帖

右蘓文忠手蹟蘇某謹奉別功甫奉議九字二行東都

事畧載郭功甫歷官始末與近日厲鶚宋詩紀事小傳云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階至朝請大夫請老歸子攷東坡集有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勅云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此是哲宗元祐初也宋史文苑傳熙寧中從章惇察訪辟以殿中丞致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於青山卒子嘗於端州石室得功甫手題云元祐戊辰二月廿有八日當塗郭祥正子功來治州事卽明年以其日上書乞骸骨此是元祐四年請老歸則所謂元豐中知端州元祐初請歸者皆失之矣此蹟稱奉議宋時職官第二十四階奉議郎正是殿中丞之秩則是元祐初再轉承議乃出汀端耳章惇熙寧初以王安

石秉政用爲湖南北察訪使亦正與郭傳熙寧中知武岡縣僉書保信軍節度判官相合也乾隆庚戌秋八月秋史侍御持以見示遂攷其大略而系以詩坡集與郭功甫尺牘五首皆倅杭時作故公以熙寧四年辛亥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正是功甫以奉議郎致仕之時則此蹟當在熙寧四五年間坡公年三十六七歲時神采奕奕照映古今信蘇書神品也

跋黃書太白詩卷

右黃山谷艸書太白憶舊遊詩前闕八十字沈跋云後有闕文後字乃前之誤也篇內銀鞍金勒到平地集本作倒非行來北京歲月深集本作涼非漢中太守句應

作漢東其作中者板本誤耳集本既不加訂正而山谷此書亦尚仍其訛也王弼州所謂張守跋者今不見於卷內而所云蕭沈後二跋者在焉蓋是卷尚有他跋爲人翦割也弼州跋祝枝山書成趣園記云華氏之園餘八十載不復可蹤跡而此記尙存按豐人叔爲華氏作眞賞齋賦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有魯直五書舊遊豪趣之句自注云山谷艸書太白憶舊遊詩也据此則是卷其時正在華氏而予嘗見祝書墨迹云尙古華君汝德署光祿丞致政而歸於居第之旁作園以佚老祝書此記在正德二年而沈跋亦在正德改元之歲蕭海酌跋則又在其前二十年是則此蹟之在錫山華氏最久

幸得存蕭沈二跋以識之與豐賦相爲印證此段收藏
風味何啻與鐵香覃溪並凡而共話也予去年見祝書
華氏尙古園記卷嘗手摹於篋今復爲鐵香題此卷殆
若有夙緣焉爲作歌於卷後

跋山谷手錄雜事墨迹

凡三十五幅七
百三十二行

董文節公手錄雜事墨迹凡一百六十五題皆漢晉間
事中間用紅筆塗乙點識又云某條見前帙又記其題
下云千若干者蓋此其中間半冊耳前後所錄不知其
幾也冊經項子長氏收藏有嘉靖辛丑文徵仲跋謂或
有會而書或備忘而書或爲詩文用而書蓋亦未能深
知此冊此書之所以然也王弼林又据其舊題云山谷

志林而補篆之遂竟以爲東坡志林之比可謂沿誤也已吾嘗讀任史氏注山谷詩知先生用力之勤非一日矣鄱陽許尹序曰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秘未覩夫古事非出僻書掌錄亦非難事何秘之有乎吾乃歎此言之深中後人錮疾而積學之非易也凡人記問誦習者經史類說而已及其博辨之久聞見之多所謂見異人得異書者若日有新奇之弋獲焉回視書塾肄記之事若無足留目者一旦叩以經史習見之故實而訛舛百出此天下之通患也况乎文士之習護短炫長宜臨文而乞隣勿先事而蓄艾至於單文偶句窘迫

無措則苟焉假借而已山谷際歐蘇蔚起時獨以精力
沉蓄囊括今古其取材非一處而其用功非一日也嘗
於永樂大典中見山谷所爲建章錄者散見數十條正
與此冊相類然後知古人一字一句皆有來處至於千
彙萬狀左右逢原而無不如志者非可侔而致也今人
平日銖積寸累之功萬不及古人及其奮筆爲文則欲
追古人而與之角勝未有能濟者也故爲改題曰手錄
雜事而著其所以輯錄之實讀先生集者可持此以爲
左券焉又豈僅作范信中乙酉家乘觀乎

跋米書多景樓詩

米海岳多景樓詩自書不著歲月後有明初虎林平顯

跋謂是潤州致爽軒所書而宋何執中跋在崇寧元年云在元度座上見之元度者蔡卞也何跋又云可目爲三絕據此則米書此詩時樓已著名於時故與詩書並稱三絕也又按坡公潤州甘露寺彈箏詩已有多景樓上彈神曲之句坡詩作於熙寧七年甲寅更在前矣是則此詩後米自識謂禪師有建樓之意者蓋謂重加脩建耳又攷米元暉題跋有云先臣芾元祐末權潤州州學教授合之焦山瘞鶴銘側米老題名在元祐辛未孟夏筆勢與此詩亦極相似是此詩書於元祐末年米老年四十許時是其中年縱筆時也

跋李莊簡墨蹟

右光再覆云云帶名四行南宋李莊簡札也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崇寧五年進士紹興中除資政殿學士此帖是其知宣州時上民情於當局者明沈啟南所藏凡五賢七札合爲一卷一李忠定二三張忠獻四呂忠穆五六趙忠簡七卽此札後有李東陽吳寬陸釱李傑陳順林沂六跋載張青父清河書畫舫此札末有吳沈氏有竹莊圖書可證也都南濠寓意編云項方伯家有李泰發帖後人見其帖有光字遂以爲司馬公筆此帖亦相傳爲司馬公迹第不知七札合卷何以以前六札後六跋皆失去而獨存此一帖也帖高一尺橫闊七寸異日儻得見所謂七札合卷者當以證之

跋宋高宗手勅卷

諸委二字宋人官文書語諸委者諸悉也言與之熟諳耳此勅是岳珂所編高宗宸翰紹興十一年援淮西一十五詔之第九勅也珂云十九日戊子先臣出師之奏始至賜御札嘉歎且申述初奏會兵破敵之意者也前有十七日未時一勅云得卿奏欲躬親前去蘄黃相度形勢利害若得卿出蘄黃徑擣壽春與韓世忠張俊相應大事何患不濟中興基業在此一舉此勅卽承此意言之也按三朝北盟會編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崔皋敗金人於舒城縣二十日己丑張俊克廬州金人退於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軍皆駐於廬

州帝親筆諭俊褒寵甚渥李心傳朝野雜記云淮西安撫使張俊淮北宣撫使楊沂中判官劉錡大敗兀朮十餘萬衆於柘臯是其時事也然是年辛酉歲鄂王年三十九而金書字牌班師之詔已在去年七月矣岳珂撰行實編年曰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橫暫卻遽進不可復圖隄防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柘臯之戰能拒敵人之鋒而已中原之事未可議也珂又撰淮西辨曰臣按先臣被罪尙書省勅牒之全文曰淮西之戰一十五次被受御札坐觀勝負嗚呼御札之十有五固也抑不觀其時乎前奏未上而後命沓至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至以二月九日時先臣以寒嗽在告卽以十一

日力疾出師故十九日御札有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蘄黃舒州界以此見先臣之出師實無留滯奉詔三日而行爾白鄂而蘄黃自蘄黃而舒廬皆以背嵬親爲先驅聞命卽行首尾僅月餘往來道里不止數千計其時日亦可見矣而徒以其詔之多而罪之哀哉先行之不幸也据此則此勅云云不惟無補於恢復之功且適以供權奸之藉口不惟無當於忠臣之志且適以博贊美之虛文而已甚矣高宗前後終始錮蔽於奸櫓之手而不稍覺悟也觀者不察第見此勅詞氣褒揚或轉節取其文而致忘其實是以攷次其詳而著之如此

跋倪侍郎所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

錢塘倪侍郎承寬家藏宋高宗賜岳鄂王墨勅卷宋粉
牋紙本朱文縷花邊高八寸一分橫長一尺九寸四分
行楷書具奏省卿殄滅羣寇安靜一方應無遺類爲異
日之患也朕甚嘉之已詔卿赴行在可卽日就道勿憚
暑行紀律嚴明秋毫不犯卿之所能也朕不多及七月
十二日勅輯熙岳飛按此勅載於金陀續編第一卷乃
紹興三年平虜寇時作是年春陳鵬彭友等連兵數十
萬據虔吉州以叛詔江西安撫大使李回令擇本路盜
藪最熾諸將所不能制者專以屬王王以夏四月至虔
州勅諸路應副兵馬錢糧於是王破固石洞大敗賊兵

擒陳彭等以入於虔上疏乞誅首惡而赦脅從秋七月
詔詣行在卽此勅也王之孫珂於嘉泰三年十一月編
輯其家藏高宗御札手詔釐爲十卷凡七十六軸始於
紹興四年三月十四日復襄陽之詔珂跋云其他軼在
人家散之族黨者不能究悉誓畢生搜訪以補其遺而
此勅刻於宸翰拾遺卷內下注云在紹興四年第一詔
之上蓋端平元年甲午刻於南徐距前編次家藏御札
在嘉泰三年癸亥已三十年鄂王卒於辛酉至是九十
四年而降勅之歲癸丑至是百年矣今鄂國粹編板經
幾漶石刻之勅拓本無聞而此卷紙墨如新想像相臺
故家摩挲悲感之意是日同觀者歛吳綬詔蘇州張書